

海天掛眼二三子

廣州的女書畫家

慈公的部下，對我都很瞭解，相處非常融洽。以前的十八軍軍部如此，幹訓團如此，省府也如此。其中張青永是省訓團的教育長，我和他的太太很好；她、藍太太和我三個人最談得來，幾乎無話不談。不過廣州的電影院如何，我們却毫無所知，因為我們從來不去，我們祇有在各人的家中聚晤。偶然也去小吃，是三個人輪流作東的。男同事方面，則唐世聞與我最接近，他是湖南人，熱誠且富正義感，對於看不慣的事，就是看不慣，從不肯作違心之論。許多事，我們都有相同的看法。我們對於慈公的忠心相等，對環境的認識亦相同。我有不願告訴別人的話，就去告訴唐科長。他之對我也如此。

彭鴻元、王壯爲二位詩文都好，尤其是王科長的書法，已成家數了，他的夫人張明隨女士，和我很友善，他家有什麼好吃的，必來約我同享。他們夫婦是河北人，王夫人做得一手好麵食。她捍的麵條之好吃，是任何地方所無法管到的。當我吃怕了羅公館的硬飯時，就跑到她家去吃頓麵，以慰勞自己的腸胃。自私的我，是祇顧自己而不顧別人辛苦的。其實張明隨女士也在省府辦公呀。（曾在東山王公館留影。）

他們夫婦，介紹我認識一位習秘書，江西人，名傳裕，字暉堂。此人是一位孤介之士，哲學修養與詩

文造詣同樣高深。詩筆清奇。常承他以詩見示，有「海天掛眼二三子」之句，其落落不輕許人的性格，灼然可見，而以壯爲夫婦與我列入二、三子之中，中心是很感榮幸的。可惜後來他奔祖母喪匆匆回籍，而我也隨慈公夫婦離開廣州。從此失去聯絡。

記得三十六年暑假後，他去中山大學教書。他的太太蕭怡仙，仍住原處執業助產士。

其後，我再見王壯爲夫婦時，探問習秘書消息。他們也毫無所知。以此人的學養，是決不可能倖存於今日的匪區中的。除非他已逃離鐵幕。西望中原，能不爲之黯然無已？

廣州文風一向很盛，女子擅長詩書畫的人才，更是不少。一天，有一個書畫展覽會在留法比瑞同學會舉行。我陪羅夫人等前往參觀。

在會場上幸會女詞人陳璇珍，女畫家伍佩榮，還有幾位別的書畫家。伍女士當天所展出的巨幅雪景，筆觸剛勁，魄力雄偉，令人嘆爲觀止。還有一幅題名「歸來」的小軸，寫日寇炸燬我同胞們家屋的慘狀。那個家破歸來的人，表情嚴肅而勇敢，沒有悲哀，祇有堅定。因而看出作者思想的忠貞程度。以上作品，不是那些祇知描花畫卉的女人所能企望萬一的。

不久，我與陳璇珍，伍佩榮二人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，尤其是陳璇珍，我們除開論文談道以外，兼及各人的往事和遭遇。她也曾經受過創傷，對象是潮州人。不過她已重建家庭，景況好轉了。比較上，陳女士更爲豪爽。

伍女士還沒有結婚，有點保守，但也是道義之交，可談之友。我與她曾互送飾物，藉留紀念。

陳璇珍工詞，有「微塵吟草」付梓，我曾爲她作序，載在文言集禾廬文錄上。這裏不再贅述。

璇珍爲人富情趣，我們每週必須見面一次。談談說說，總要到日落才分手。

佩榮住在西關。她辦了一個英語補習班。父母已經去世，有一個多病的弱弟，醫藥費支出浩繁，全賴她教書所得，以資供應。（賣畫是無法維持的。）有時她弟弟還不知好歹，故意氣她。使她十分傷心。廣州伍姓，是有名的家族之一。她父親曾在交通界做事。因公殉職後，一家生計，就落在這個長女身上。後來母親去世，佩榮便立志不嫁，以撫幼弟。

她那時候快四十歲了，彷彿有人企圖向她詐騙。被黃紫琇和我識破對方奸計，她才沒有落入阱中。她是一位藝術家，不知塵世之險惡。我們推心置腹，交情之篤是不必用文字形容的了。

我以爲廣東女人，多數熱情爽快。不忸怩，不作態。雖然也是教養使然。可是和別處比較起來，就有顯著的差異了。我雖生長江南，但我有河南和安徽的血統。幼年就學蘇州時，對於部份蘇州女人的假仁假義，實在是倒盡了胃口的。因我本性也是爽直一流，所以同廣東女子就覺得氣誼相投了。我曾到過許多地方，知己的女友之多，要以廣東爲第一。

除開上述兩人以外，還有一位黃紫琇，一位黃淑英，這兩人係我事業上的朋友。也經常來往。

黃淑英是重慶的朋友來信介紹給我的。黃紫琇在婦委會做事，但不與那些專以打扮爲事的女孩子合流。

。她是潮州人。却不願說潮州話，和我用國語週旋，間或也說「白話」。我已漸漸可以說幾句浙江口音的廣州話了。自己聽來覺得可笑。不過別人倒也並不以此笑我。

廣東各地人，大抵都能說廣府話，猶之我們浙江人，會說杭州話一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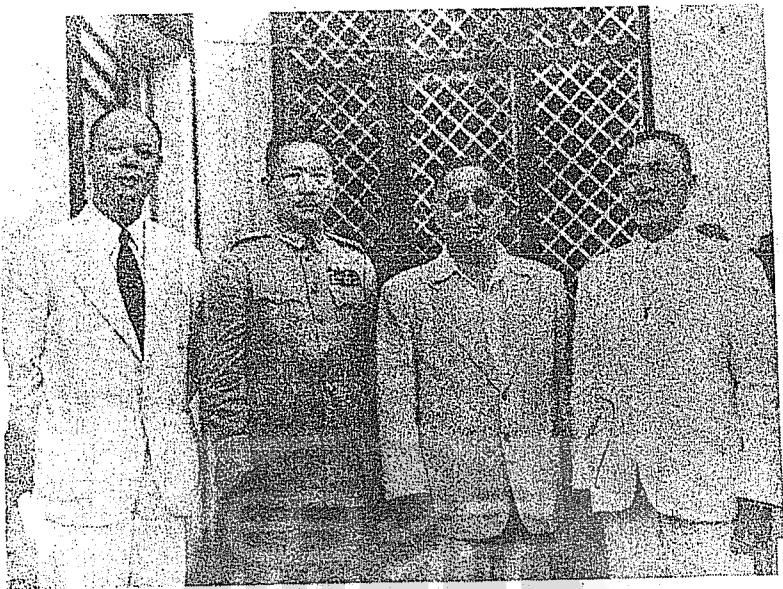
黃紫瑛和伍佩榮認識在先，也是黃淑英的朋友。不過後者與伍佩榮不熟，所以我和黃紫瑛可以同這位女畫家作深談，而於他人則不然。交情的深淺，是不可以勉強的。

三十五年下半年，我已經搬進省府。一天，忽然有了謠言，說共匪要來偷襲省府。於是黃紫瑛，黃淑英，羅碧蓉諸位好友，竟連夜趕到省府來，要我立刻到她們家去躲避。

我估量，共匪在當時，還沒有這個能力。並深信張發奎將軍必有佈置，當即婉謝了她們的好意。並請她們放心。她們見我執意不搬，也覺得無可奈何。臨行却囑咐我，諸事小心！萬一有事可從後門出去。那怕在任何地方躲一下也比省府安全。

我雖沒有跟她們同去，但朋友們急難相助的這份情意，却令人感動萬分；終我的一生也是不會忘記的。謠言終究是謠言。這一夜平安渡過。以後也沒有什麼事故發生。可見廣州的人心，一直在不安定的狀態中，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。

大概是人們在日寇的鐵蹄下被蹂躪得久了，一切容易往壞處想吧？其實，自從慈公主粵以來，無綫流亡，從事於各種救濟及復興的事業；國民生活，業已漸趨安定。市面也已恢復繁榮。在我們這些從戰爭的



民國政府副主席孫科蒞廣州合影
(中：孫副主席，右：羅主席)

泥淖中爬出來的人，已覺得進了天堂裏了。

秋天裏的春天啊

就說我吧，在恩施的時候，已憔悴的不像人樣了。自到廣州，吃得好，住得好。又做了一點衣服。兼之那友誼的火花，漸漸烘開了我心頭的冰凍。居然活得蠻有點勁頭了。

這是秋天裏的春天啊！

於是去照了相，洗了幾張，分送給故鄉的姊姊，以及多年不見的遠道友人，和我的小濤和真兒們。

其中的一張是寄給湖北文友向思廣先生的。向先生和我訂交已歷十餘年，彼此肝膽相照。他的性格內向也很孤傲，是個落落寡寡的人。家住湖北沔陽。後在資源委員會武

昌分會工作。

幾天以後，他來了回信，中間附一首「沁園春」詞，（見卷首。）因向先生是湖北人，所以我特地把另一張在武昌蛇山公園所攝的照片寄給他，以表敬意。

現在，這位孤高傲世的友人，不知淪落何所？二十餘年了，音信杳然。正如古人所說：

「欲祭疑君在，天涯哭此時。」我們不忍猜想他已遭不幸。但即使活着，在匪區中的日子，也必是不堪想像的吧？聽說他家累很重，妻子又似乎不甚賢淑，生活相當艱苦。也許因此而不能及時逃離鐵幕吧？

當我於三十八年來臺北以後，就去拜訪屏東糖廠的經理張季熙先生，因他也是資源委員會的舊人，便向他探聽向思賡先生的消息。

他說：「向先生是我的同事。在共匪渡江以前，忽接他妻子的快信，說：他的長子病重，要他趕快回家。他就急急地趕回沔陽老家去了。我們也忙着撤退。從此以後，就不會再聽到過他的消息。」張先生若有所思地說道：「幸而他不是地主，也許不至於被鬥的，不過共匪的作風，誰也無從推測。」說畢嘆息。

我也爲之黯然。因將那首詞刊出，以誌永念。至於詞中的溢美之句，我也不敢擅改。

我平生師友，祇以人格學問爲標準。至於對方是男是女，却用不到關心；因爲我們既沒有鄙俗的觀念，自然可以忘掉性別兩字。而況我的師友，都是情操極高，胸襟磊落的人。如已故的陳淡園先生，是可以共患難的道義之交。向思賡先生亦然。兩人性格雖殊，而其自守耿介，和對我的認識則是相同的。也可以

說凡是受過儒家學說薰陶的人，容易以禮防自守。這情形當然不適用於每一個人。惟有具備高度人生修養的人們，纔可以和異性朋友敬慎相處，而不至發生不愉快的結果。

一些認爲兩性間祇有愛情而沒有友誼的人，必然是自己心中先有了惡俗的意念。

歐美各國，凡是文化較高的社會，兩性間建立高尚友誼的也並不乏人。降及近代，世風澆薄。芸芸衆生，除財色外，幾不知人生還有其他崇高的意義存在。說者以爲人道日消，獸道日長；雖不無念激之詞，但也不失其爲洞中時弊的看法。在此我們無意作深入的研求，惟有嘆爲末世的怪現象，寒冰不足以語夏蟲而已。

我是個閒雲野鶴的性情，住在羅公館既不便接待朋友；自己也不好無故外出，便覺拘的慌，幾次請求羅夫人讓我搬到外邊去住。但她執意不肯。她說：

「你祇消陪我談談天，上上街。我又不讓你做事，你爲什麼要搬出去？是討厭我嗎？」

這樣一說，我就不好開口了。

不久接到真兒來信，說已隨學校復員回到南京，就在南京本校舉行畢業禮。現在朋友家中暫住，等候分發工作。並說已到過上海，見了三姨母，箱子也放在上海表哥家了。

乳燕學飛真兒成立

我自二十四年回嘉興一次以後，已有整整十年不曾去父母墳前祭掃，並和姊姊們見面了。很想請短假回故鄉一行，以盡孝思。蒙慈公准假兩週，又得了夫人同意後，就去買了一點廣州土產：如香雲紗和象牙雕刻之類，以便帶回去分送親友。其中有一支象牙鐲子，是整塊象牙雕琢而成的，廣州市上也祇有這一支了。我便買來送給三姊。我和她姊妹非比別人，是她把我從小帶大的。一支鐲子，誠不足以報答她的恩情於萬一，不過聊表心意罷了。

從香港搭船到達上海後，先去外甥沈蘇儒家。他已結婚，住在迪司威路。他本人現在報館做事，恰好姊姊已從嘉興出來，在上海等我。姊妹乍見，真是悲喜交集。知道我的哥哥，已於勝利回鄉後，因病去世。姊姊的次子頌儒，從軍中負傷下來，現在打算轉業。兩外甥都已取妻生子，我姊姊可以含飴弄孫了。

姊姊說：「真兒很聰明，辦法也多。從重慶坐船東下的時候，和同學們玩得十分高興，學水手從繩子上下，行不由『梯』的。」

我知道我怕我不放心，這些事告訴姨母，却不肯對我講。於是決定到南京去，同時也應該去看看陳夫人了。

在一位姓許的朋友家看到真兒。他長得比前結實，皮膚也比前更黑，想是在船上晒的。

他說中大的導師，打算介紹他們到臺灣去工作。我要他自己決定。他已二十二歲了，我不該加以干涉，祇在他還沒有收入以前，我依然按時供給他生活費就是。接著和真兒同去見陳夫人。夫人很瘦，說有慢

性盲腸炎。醫生勸她馬上去開刀。夫人見真兒已經大學畢業，很是高興，夫人是看他長大的。

談了一陣。又回許先生家。

十八軍同事吳雲庵的夫人也在南京，我和她一向談得來。敘舊是快樂的，但不免也有感慨。此時吳雲庵有外遇，吳夫人準備同他離婚，祇因兒女都已長成，所以問題很難解決。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我也感慨無窮，祇好勸慰一番。帶著真兒回上海來。

先到龍華掃墓。我在亡夫墳前祝告道：

「兒子已經大學畢業，成績很好。我雖歷盡千辛萬苦，總算未虧母職。望你好好安息吧。」

又去拜訪了幾家親友，敘敘舊誼。

如此就攔了幾天。一算兩週的假期很短，乃急回嘉興謁墓，並探望寡嫂。問知我家先塋無恙，侄兒仍在德清鹽務局供職，中心爲之稍慰，便與嫂嫂備了香燭，去墳前拜祭先父母後，仍回嫂嫂家。經此離亂，嫂嫂的景況自然更不如前了。我送給她一點慰問金和食品。嫂嫂說：

「那時，聽說日本鬼子已在象山港登陸，馬上就會到嘉興來。爹爹的文稿，媽媽的遺像，一樣也來不及拿，大家就慌慌張張逃到鄉下去了。起初和三姊姊逃在一起，後來又分開住。留在醬園埭的東西，也被炮火燒掉。小弟，我的命好苦呀！」

我勸慰了半天。嫂嫂忽然想起：

「小弟，全虧你印了爹爹的那本，那本叫什麼的書。他（指我哥哥）活着的時候常這樣唸：要不然，爹爹的文章，連一個字也沒有了，因為那些書一本也沒有帶出，都被燒掉了。」

我除開嘆息外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

次日即回上海。抽空去看了王怡如，驚悉陳竹雲於抗戰時病故，阿秀已退回娘家。她的二毛則已招贅，女婿是個小商人。怡如現在和女兒女婿住在一起。小毛還在讀高中。聽說沈思期夫婦仍在上海。我因假期將滿，不及去看他。託怡如代我轉告松濤的朋友們，說小濤在美國很好，請他們放心。

八年抗戰，多少桑田變成滄海，不禁感慨無窮。還能留得性命在，就該感謝上天對我們的鴻恩了。

清遊會中的詞客

一到廣州，就把箱子等一並帶進省府。找著丘新民處長。問他：「我臨走時託閣下爲我預備的房子，已經弄好了沒有？」

「早已佈置整齊，這就帶你去看看吧。」他回答。

果然那屋子很亮爽，大約六坪大小，寫字檯，沙發齊備，可以居住，也可以辦公。甚至與一、二位朋友敘談，都很方便。於是把手提箱交托了丘處長，請他代爲保管。自己只帶了點土儀到羅公館去。

夫人見我回來，十分高興，但却帶點歉意地說：「你走了的第二天，瑞葵生了個女孩子，取名復員（

後改馥園)。奶媽帶復員住在你那一間房子。你的東西，搬到下面那一間了。那間房子很安靜。我叫阿容陪你去。」說著，容小姐已經走來。我就跟她去找我的新居。

房子不錯，但窗戶小而高，光線很壞。最令我奇怪的是，屋中空空如也。一件傢俱皆無。

容小姐向我解釋：「前些天，中郎在這裏作黑房洗照片，你的東西，暫時放在我房裏。這就叫人給你佈置。你先去夫人房間裏坐坐吧。」

「不忙佈置。」我阻止她。「你聽我的話再說。」

容小姐張著驚異的眼睛，看著我蹬蹬地上樓而去。

我早已決定要搬出公館，正愁不好開口。現在，不怕沒有理由了。

夫人再三責怪中郎胡鬧。我回答：「不要怪大哥。我因為腸胃不好，不能吃飯。幾次對夫人說過。夫人不相信。這次我去上海，又發了舊病，就是房間不移動，我也是要請夫人讓我搬出去的。」

夫人臉上很煩惱。我說：「我還是常常來看夫人，幫忙寫信和做別的事。並不是去了就不來了。」夫人聽說，才又高興起來道：「你倘然不來，我是不依的。」

「我不來，夫人叫容小姐把我抓來就是了。」

於是在笑語聲中，我帶著行李，來到省府。

感謝丘處長，他撥了一名女工照顧我。我乃和這名叫「大芳」的女工友商量，請她每天幫我弄一鉢爌

飯，一味菜。每月給她五十元津貼。她很高興。

於是我的伙食問題解決了。每餐有熱飯熱菜可吃。腸胃得到溫暖和適當的營養後，精神也比前些時更好了。

慈公交下許多講演稿要我整理，並指定一位錄事，專門替我抄寫。此外，有一位新來的秘書，湖南人，姓段名德澍。他的稿子，慈公也教我負責爲他修改。段德澍很誠實，筆下也還不錯。

現在，我的工作與生活，纔算走上了軌道。計自離開重慶以來，幾乎有七個月的時間，一直在脂粉叢中打混；和她們談閒天，吃零食。不會好好地拿過筆看過書。白白把大好光陰浪費，真是太可惜了。

因此，我必須急起直追，日夜地寫和讀，以補過去的不足。

空暇時，把帶來的舊稿加以整理，在幹訓團的印刷廠出版，書名「寸草心」以紀念我的母親。

除開每隔一、二天去公館看望羅夫人，或者幫她寫點什麼以外，散值以後和星期假日，總去幾位好友家中敘晤。她們也常到省府來看我。

陳璇珍介紹我加入清遊會。這是一個文人墨客所組織的團體，其中不少知名之士，畫家趙少昂等也來參加。每兩週集會一次。每一會員必須攜帶作品前往。作品被傳觀品評以後，才稍進茶點而散。

慚愧得很，我詩文字畫，一無所能。本來是沒有資格進去充數的。無奈爲陳璇珍所敦促，不得不勉強胡謔一些什麼，免繳白卷就是了。

廣東畫派，推高劍父爲藝壇盟主（其時高奇峯已經去世），其畫法重寫實，雖根源我國畫固有的筆趣，但已擺脫臨摹的舊習，立意創新。雖未放棄線條美，却也不反對採用西洋重光影的筆法。因爲高奇峯，高劍父都是廣東人，世人遂稱他們爲嶺南派。一般畫家亦以出自高劍父的門下爲榮。那時趙少昂還祇初露頭角，但他却是嶺南派的一個強力支柱。女畫家中，後起之秀，雖然不少，但僅伍佩榮是親受高劍父衣鉢的一人。不過她不自標榜，又不肯改用容易出頭的「藝名」，而廢除那古板的「佩榮」兩字。她說：「情願不和××等淺薄的女畫人爭一日之長，也不願犧牲人格。」

是的，這個社會，對於女人，總是首重色相，其次再談學藝的。除非她有個好丈夫替她撐腰。像伍佩榮那樣孤軍奮鬥的人，是不易揚名於世的吧？這真是古今同慨的事！尤其在我們中國，女人祇有美貌才是藝術。但即使才貌出衆而不肯與世推移的話，也必被冷凍在一邊，而任其自生自滅的。這種悲劇，又豈僅伍佩榮一人，又豈祇我們這一代，甚至男人也如此。看荷蘭的梵谷（Vincent van Gogh 1853-1890）吧，生前窮愁潦倒，畫也沒人要。死了以後，忽然被人發現他的偉大，因而大捧起來。他的畫是出名了，可是對他那貧困的一生又有什麼裨益呢？

伍佩榮最欣賞梵谷的作品。她說：

「西洋畫家，大多數祇重形似，而不講氣韻。惟有梵谷，能擺脫死的形象，而注重意境。所以一般淺薄的歐洲人就不容易了解他了。」

花落春猶在

我於繪畫，更加一竅不通。但也認為佩榮的話很有見地。

